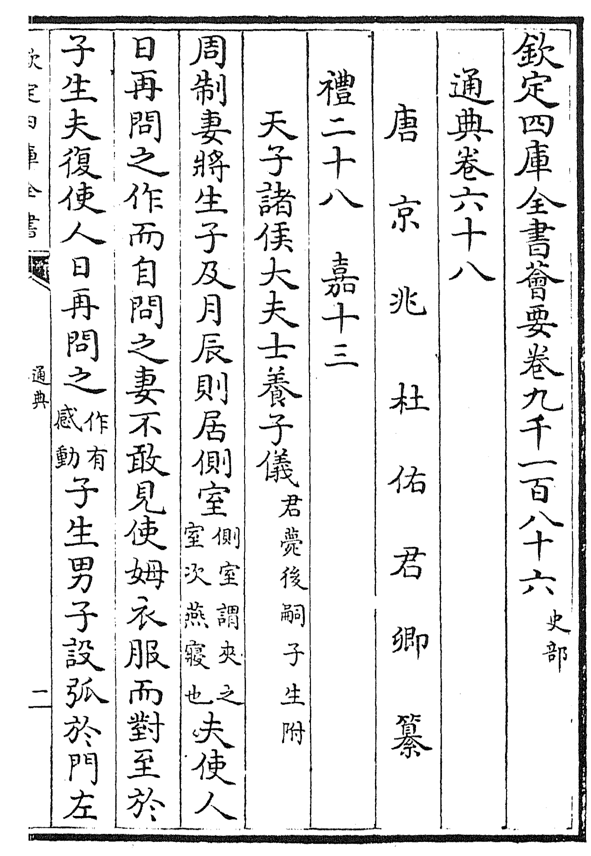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八十六 史部

通典卷六十八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二十八 嘉十三

天子諸侯大夫士養子儀 君薨後嗣子生附

周制妻將生子及月辰則居側室 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 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於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 作有感動 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

女子設帨於門右表男女也弧者示有事於武也帨事人之佩巾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始有事也負之謂抱之而使向前也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具接讀為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詩之言承也即本卜吉者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保受乃負之代士也保保母宰醴負子賜之束帛醴當為禮字之誤也禮以一獻之禮酬之以幣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食子不使君妾嫡妾有敵義不相褻以勞辱之事士妻大夫之妾謂時自有子者凡接子擇日雖三日之内尊卑必皆選其吉焉冢子則

太牢（冢大也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太牢（皆謂長子）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謂冢子之弟及衆妾之子生也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庶人特豚耳）異為孺子室於宮中（別擇一處而居）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此人君養子之禮也諸母衆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而已）他人無事不往（為兒精氣微弱將驚動也）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髻所遺髮也夾囟曰角午達曰羈）是日

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貴人大夫以上也由自也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朔食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男女謂所生之父母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西向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入門者入側室之門也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見妾子於內寢辟人君也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某妻姓若言某氏也祗敬也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欽敬帥循也言教之敬使有循也執右手明將授以事也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記猶識也識夫之言使有成也師子師也子師遍告諸婦諸母名後告諸母若名成於尊

妻遂適寢復夫之燕寢也夫告宰名宰徧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月日某生而藏之宰謂屬吏也春秋書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宰告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藏諸州府四閭為族族百家也閭胥中士一人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州長中大夫一人也皆有屬吏獻猶言也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見妾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諸侯夫人朝於君之次而祿衣也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終使易諱不以隱疾謂衣中之疾難以醫也大夫士

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尊世子也其先世子生亦勿為改公庶子生有賜君名之衆子則有司名之有賜於君有恩賜也有司臣有事者也魯桓公名子問於申繻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見子於祖家統於尊也父在則無辭有嫡子無嫡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有嫡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大夫之子有食母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賤不敢使人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變於朝夕哭位也攝主上卿代君聽政也大祝裨冕執束

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無哭（將有事宜清淨也裨冕者接神則祭服諸侯之卿大夫所服也裨冕絺冕也元冕也士服爵弁服其大祝裨冕則大夫也）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聲噫歆警神也某夫人之氏）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几於殯東明繼體也）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衆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也）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反朝夕哭位）小宰升舉幣（升舉幣降而下埋之階間）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三日負子日也初告生時）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繢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宰宗人詔贊君事者）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

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奉子者拜哭也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凡踊三跳為一節三節為一踊謂之成踊故云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線杖踊襲線杖成子禮也奠出亦謂朝奠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因負子名之於喪禮畧如已葬而世子生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於禰告生三月乃名於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也

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子事親儀婦事舅姑附

周文王之為太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小臣之屬掌內外之通命者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節為居處故事也履蹈地也王季復膳飲食安也然後亦復初憂解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在察也食下問所膳問所食者若內豎言疾則親齋玄而養親猶自也養疾者齋玄玄冠玄端饌必敬視疾者之食齊和所欲或異藥必親嘗試毒味也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咸皆也縰韜髮者總束髮也垂後為飾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為

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也緌纓之飾也端玄端士服也庶人深衣紳大帶所以自紳約也搢猶插也插笏於紳所以記事也左佩紛帨刀礪小觽金燧紛拭物之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刀礪小刀及礪礱也小觽解小結觽貌如錐以象骨為之金燧用取火於日右佩玦捍管遰時制反大觽木燧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彄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玦音決鞞必領反偪行縢也音逼屨著綦綦屨繫也音忌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笄今之簪也衣紳衣而著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觽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觽木燧縏小囊也縏袠言施明為箴管線纊有之紟纓綦屨紟猶結也婦人有纓示繫屬也以適父母舅姑之所適之

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怡悅也苛疥也抑按搔摩也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先後之隨時便也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槃承盥水者也巾以帨手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溫藉也承尊者顏色必和溫於運反之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總角收髮結之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為近尊者給小使也以昧爽而朝後成人也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具饌也孺子蚤寢宴起惟所欲食無時又後未成人者孺子小子也父母舅姑之

衣衾簟席枕几不傳傳移也杖屨祇敬之勿敢近父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御侍也謂長子侍母食也侍食者不餕其婦猶皆餕也旨甘柔滑孺子餕之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敢噦噫嚏音帝咳欠伸跛倚睇傾視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襲謂重衣男不言內女不言外謂事業之次第非祭非喪不相授器祭嚴喪遽不嫌也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奠停地也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嘯讀為叱嫌有隱使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

止擁猶障也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地道尊右若飲食之雖不嗜必嘗而待待後命而去也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待後命釋藏也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庸之言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怒譴責也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表明也猶為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子事父母有隱無犯起猶更也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子從父之令不可為孝也周禮二十五家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至親無去志在感動父母怒不說

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婢子所謂賤人之子舅沒則姑老謂傳家事於冢婦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婦雖受傳猶不敢專行也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侍舅姑者也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不敢專行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家事統於尊也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或賜之謂私親兄弟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待舅

姑之乏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定安其牀衽也省問其安否何如出必告反必面告面同耳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緣親之意欲知恒言不稱老廣敬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謂與父同宮者也不敢當其尊處室中西南隅謂之奧道有左右中門謂棖闑之間也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常若親之將有教使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為其近危辱也人之性不欲見毀訾不欲見笑君子樂然後笑不服闇不登危懼辱

親也服闇事冥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為卒有非常且嫌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父母召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不可以憂父母也易方謂其不信已所處也復返也不有私財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為其有喪象也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早喪親雖除喪不忘哀也謂年未三十者三十壯有室有代親之道不為孤也當室嫡子也深衣曰孤子衣純以素也父母有疾冠帶不櫛行不翔憂不為容言不惰憂不在私好琴瑟不御憂不在樂食肉不至變味飲食不至變貌憂不在味笑不至矧怒不至詈憂在心難變也齒本曰矧

大笑則見疾止復故順常居也故州閭鄉黨稱其孝兄弟親戚稱其慈僚友稱其弟執友稱其仁交遊稱其信此孝子之行也

事先生長者雜儀

周制曲禮曰立必正方不傾聽習其自端正也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尊不二也先生老人教學者遭先生於路趨而進正立拱手為有教使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為其不欲與己並行也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

不問不敢對敬父同志如事父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向長者
所視為遠視不察有所問無踐履無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趨隅
升席必由下也慎唯諾者不先舉見問乃應坐必安執爾顏執猶守也長者不及
無儳言儳猶暫也非類雜正爾容聽必恭聽先生之言既悅又敬侍坐於
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不敢錯亂尊者之言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尊師重道也起若今摳衣前請也業謂篇卷也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見同等不起不為
私敬上客起敬尊者尊客之前不叱狗嫌若諷去之侍坐於君子
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暮侍坐者請出矣以君子有厭倦意也

撰持也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離席對敬異事也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復白也言欲須少間有所白也屏猶退隱離坐離立無往叅焉離立者不出中間侍食於長者無流歠大歠嫌欲疾無咤食嫌薄無齧骨為有聲不敬無反魚肉為己歷口人所惡也無投與狗骨為其賤主人之物無刺齒為其弄口也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嫌棄尊者之物也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不敢抗禮少者賤者童僕之屬也

居官歸養父母議 晉

晉武帝泰始中河南尹庾純自劾奏與司空賈充共爭酒醉充遂訶臣父老不歸供養為無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更忿怒厲聲按禮八十月制誠以衰老之年變難無常而臣不惟生育之恩輸情自歸求養老父而懷祿貪榮久廢定省充位為三公論道興化以教義責臣是也而臣聞義不服黷慢台司違犯憲度不可以訓臣謹自劾請臺免官廷尉理罪大鴻臚削爵土謹遣臣丞韓徽上所佩河南尹章綬關內侯印綬伏請罪誅河南尹

功曹史龎札言臣謹按三王養老王制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其家不從政使夫人子無闕孝養之道為臣不虧在公之節也臣聞先王制禮垂訓將來使能者俯就不能者企及姬公留周伯禽之魯孝子不匱典禮無愆令公府議七十時制八十月制欲以駁奪是為公朝立法還自越之司徒右西曹掾劉斌議禮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一兒二弟在家不為違禮又令九十乃悉歸純父未九十不為違令詔純免官而已充復位孫盛晉陽春秋論云

若乃冢宰大臣不以家事辭王事抑小全大自非此族固宜盡陟岵之思如匹夫之志或不可奪縱見裁抑者孝子之心何得忍而不言純未嘗告誠非也

僑居人桑梓敬議

晉盛彥通桑梓敬議曰竊見今編户之人本或僑寓則不爲所居之國修拜揖之敬先人舊壤追爲晝禮愚懷淺短良有疑焉夫人道繁衍宗流遐大根生一冑枝播萬緒故繁曠之枝異統則聖人檢之以禮憲萬條之流難紀故王者制之以境域是以古人當其理也則居有

常邑仕有定邦爰及六國至於末代全固之業傾瓜分之務起農夫不得安其耕爵士不得食其禄孔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為離舊適新之制背否向泰之文於斯尚矣蓋離舊以其無道適新以其宜宗背否以其多難向泰以其可安可安則播殖於其野宜宗則振纓於其朝在家則人理足在官則臣道備人臣之義同而彼此之敬異余竊惑之昔孔子宋人也上自孔父逮於弗父何並服事宋仕有代禄至於仲尼道崇闕里乃為

魯人矣而春秋之作内魯外宋諱我過彰彼非以此徵之斷可識矣而觀今日僑居之族其先人始祖不出是國枝葉播越居之數代公實編户而私稱寓客營家則號為借壤進官則名曰寄通高容雅步不為有降一身居之尚在難安或父兄相承尊長相襲近經數代遠或累葉學道講義習人之禮鄉舉里選假人之評居人之境以繫我條乘人之貸以濟我生由人之位以光我屬恃人之寵以輝我業朝廷則祖考之所階山陵則神靈

之所憑昔人思名伯之愛尚敬甘棠之木況父母之所始卒而不知加尊推之於心豈道訓之謂哉又今人所追尊舊壤雖遠而為之敬者何也猶以有先業墳栢之故塋曩代桑梓之舊業耳葢宗廟迭毀禮有降殺尊親之至父祖而已自此以上情輕服簡故大夫及士祭極三代明恩由近始禮以遠降也今遠禰之隳館何若近祖之先廬迭毀之墳栢何若祭祀之封墜曩代之官府何若父兄之朝廷先業之囿苑何若今日之丘園雖古

人有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之文所謂桑梓宜以父祖為斷舊壤不復相由人無二主官無兩統愚疑為所寓之主以崇公敬為先人本邦修私敬而已散手而跪捧袖而揖以示存舊過厚之意也

夫人不答妾拜議 晉

晉摯虞議曰漢魏故事王公羣妾見於夫人夫人不答拜新禮以為禮無不答臣虞謹按禮妾事女君如婦之事姑而妾服女君同女君不報則敬與婦同義而又加

賤也名位不同本無酬答禮無不答義不謂此先聖殊嫡庶之別以絶陵替之漸峻明其防猶有僭違宜如其舊

僧尼不受父母拜及立位議 大唐

大唐貞觀十一年正月詔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顯慶二年八月詔曰釋典冲虛有無兼謝正覺凝寂彼我俱忘豈身尊號崇然後為法聖人之心主於慈孝父子君臣之際長幼仁義之序與夫周公孔子之教異轍同

歸棄禮悖德深所不取僧尼之徒自云離俗先自貴高
父母之親人倫以極整容端坐受其禮拜自餘尊屬莫
不皆然有傷名教實斁彞典自今以後僧尼不得受父
母及尊者禮拜上元元年八月詔公私齋會及參集之
處道士女冠在東僧尼在西不須更為先後武太后天
授二年四月勑釋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處道士之前
景雲二年四月詔自今以後僧尼道士女冠並宜齊行
並集開元二年閏二月勑如聞道士女冠僧尼等不拜

父母之禮深用軫思茫然罔識且為子而忘其親傲親而徇於末是背禮而強名於教傷於教則不可行於教而不廢於禮合於禮則不違於親二親之與貳教復何異焉自今以後道士女冠僧尼等並令拜父母其有喪紀輕重及尊屬禮數一准常儀上元二年九月勅自今以後僧尼等朝會並不須稱臣及禮拜大歷八年十二月制元日冬至朝賀其僧尼道士女冠並不陪位初武德七年七月太史令傅奕上疏請去佛教高祖付羣臣詳議太僕卿張道原稱奕所奏合禮尚書右僕射蕭瑀

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奕為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禮本事親終於奉上而佛踰世出家逃背於父母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繼體而背所親蕭瑀非出空桑乃遵無父之教瑀不能答乃合掌云地獄所設正為是人其後上臨朝謂奕曰佛道玄妙聖亦可師卿獨不悟也奕對曰佛是胡中桀黠欺誑夷狄尊尚其道皆是邪僻小人模寫莊老玄言文飾妖幻之教耳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上然之至九年二月以沙門道士虧違教迹京師留寺三所觀三所選者年高行以實之餘皆罷廢至六月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舊定貞觀八年太宗謂長孫無忌曰在外百姓太似信佛上封人欲令我每日將十個大德共達官同入令我禮拜觀此乃是道人教上其事侍中魏徵對曰佛法本貴清淨以遏浮競昔釋道安如此名德符永固與之同輿權翼以為不可釋慧琳非無才俊宋文帝引之升殿顏延之曰三台之位豈可使刑餘之人居之今陛下縱欲崇信佛道亦不

須道人共參議也

被召未謁稱故吏議 後漢

後漢孔融上三府所辟稱故吏事曰三府所辟州郡所辟其不謁署不得稱故吏臣惟古典春秋女在其國稱女在途稱婦然則在途之臣應與為比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於四海三公之吏不得以未至為差狐突曰策名委質二乃辟也奉命承教策名也昔公孫嬰齊卒於貍蜃時未入國魯公以大夫之禮加焉傳曰吾固許之

迺為大夫延陵季子解劍帶徐君之墓以明心許之信況受三公之招修拜辱之辭有資父事君之志耶臣愚以為禮宜從重三公所召雖未就職便為故吏

二嫡妻議 魏

魏征東長史吳綱亡入吳妻子留在中國於吳更娶吳亡綱與後妻并子俱還二婦並存時人以為依典禮不宜有二嫡妻袁淮正論以為並后匹嫡禮之大忌然此為情愛所偏無故而立之者耳綱夫妻之絕非犯宜出

之罪來還則復初焉得而廢之在異域則事勢絶可以娶妻後妻不害焉得而遣之按並后匹嫡事不兩立前嫡承統後嫡不傳重可也二母之服則無疑於兩三年矣虞喜議曰法有大防禮無二嫡趙姬以君女之尊降身翟婦著在春秋𣏌吳氏後妻所宜軌則庾蔚之謂袁准制之得其衷矣

甥姪名不可施伯叔從母議

宋代或問顔延之曰甥姪亦可施於伯叔從母邪顔荅

曰伯叔有父名則弟兄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得稱甥且甥姪唯施之於舅姑耳何者姪之言實也甥之言生也女子雖出情不自絶故於兄弟之子稱其情實男子居内據自我出故於姊妹之子言其出生伯叔本内不得言實從母俱出不得言甥故謂吾伯叔者吾謂之兄弟之子謂吾從母者吾謂之姊妹之子雷次宗曰夫謂吾姑者吾謂之姪此名獨從姑發姑與伯叔於昆弟之子其名宜同姑以女子有行事殊

伯叔故獨制姪名而字偏從女如舅與從母為親不異而言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亦猶自舅而制也名發於舅字亦從男故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是以周服篇無姪字小功篇無甥名也

二人各有内外兄弟相稱議

或謂馮懷曰甲之母乙之姑乙之母甲之姑也世稱姑之子為外兄弟舅之子為内兄弟此亦鄭君所言然甲乙之母俱姑也父俱舅也内外相同親疎無異若甲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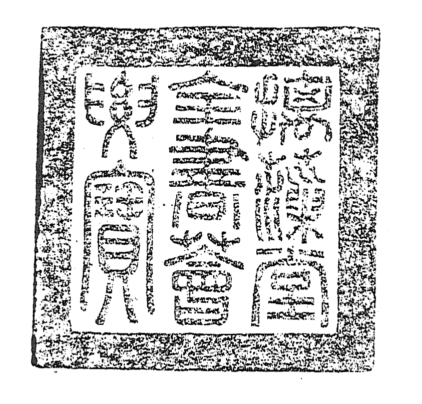
姑子稱乙乙以舅子稱甲則事同名異於理不通若相稱之辭同則名例為乖懷對曰禮公子之外兄弟者外祖父母也左氏傳曰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所謂外弟蓋管于奚之子聲伯同母異父之弟也聲伯謂之外弟彼謂聲伯為外兄然則異姓之親通謂之外不必謂吾外者吾謂之内也今稱舅子為内兄弟末俗所云非典言也鄭玄還舉俗言以喻俗人故稱焉亦非正名矣依禮據傳甲乙相稱宜同曰外

從舅是族外弟相稱議

或謂馮懷曰丙之母丁之從祖姊也丁之母丙之族姑也丙年長於丁若從父族為親則丙以丁為族外弟而丁以丙為從甥若從母族則丙以丁為從舅而丁以丙為從内兄名體乖謬尊卑無序若丙以父族稱丁丁以母族丙丙則例不通將若之何懷答曰聞諸前訓名者人之綱故夫屬於父道其妻為母夫屬於子道其妻為婦今則姑是母班而兄弟是已列故不敢以已之列廢

母之班矣謂丙宜執從舅之禮

通典卷六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周厚轅

謄録監生臣畢所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典卷六十九至七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典卷六十九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二十九 嘉十四

養兄弟子為後後自生子議 東晉

東晉成帝咸和五年散騎侍郎賀嶠妻于氏上表云妾昔初舉醮歸於賀氏胤嗣不殖母兄羣從以妾犯七出數告賀氏求妾還妾姑薄氏過見矜愍無子歸之天命

婚姻之好義無絶離故使夫嶠多立側媵嶠仲兄羣哀
妾之身恕妾之志數謂親屬曰于親婦不幸無子若羣
陶新婦生前男以後當以一子與之陶氏既産澄數二
男其後子輝孕羣即白薄若所育是男以乞新婦妾敬
諾拜賜先為衣服以待其生輝生之日洗浴斷臍妾即
取還服藥下乳以乳之陶氏時取孩抱羣恒訶止婢使
有言其本末者羣輙責之誠欲使子一情以親妾而絶
本恩於所生輝百餘日無命不育妾誠自悲傷為之憔

悴姑長上下益見矜憐羣續復以子率重見鎮撫妾所以訖心盡力皆如養輝故率至於有識不自知非妾之子也率生過周而嶠妾張始生子纂於時羣尚平存不以為疑原薄及羣以率賜妾之意非惟以續嶠之嗣乃以存妾之身妾所以得終奉烝嘗於賀氏緣守羣信言也率年六歲纂年五歲羣始喪亡其後言語漏洩而率漸自嫌為非妾所生率既長與妾九族内外修姑姨之親而白談者或以嶠既有纂其率不得久安為妾子若

不去則是與為人後去年率即歸還陶氏嶠時寢疾曰吾母兄平生之日所共議也陌上遊談之士遽能深明禮情當與公私共論正之尋遂喪亡率既年小未究大義動於游言無以自處妾亦婦人不達典儀唯以聞於先姑謂妾養率以為己子非所為人後也妾受命不天嬰此煢獨少訖心力老而見棄曽無螟蠃式穀之報婦人之情能無怨結謹備論其所不解六條其所疑十事如左夫禮所謂為人後者非養子之謂而世之不深按

禮文恒令此二事以相疑亂處斷所以大謬也凡言後者非並存之稱明死乃主喪生不先(去聲)養今乃以生為人子亂於死為人後此妾一不解也今談者以嶠自有纂不嫌率還本也原此失禮為後之意傳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今嶠上非大宗率不為父後何係於有纂與無纂乎此妾二不解也夫以支子後大宗者為親屬既訖無以序昭穆列親疎故係之以宗使百代不遷故有立後之制令以兄弟之子而比之族人之子後大

宗此妾三不解也凡為後者降其本親一等以成人之性奉父母之命而出身於彼豈不異嬰孩之質受成長於人不識所生惟識所養者乎鄙諺有之曰黄鷄生卵烏鷄伏之但知為烏鷄之子不知為黄鷄之兒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以義合之後比成育之子此妾四不解也禮傳曰為人後者為所後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義比於子而恩非子也故曰為後者異於為子也今乃以為後之公義奪育養之至恩

此妾五不解也與為人後者自謂大宗無後族人又既
已選支子為之嗣矣今人之中或復重為之後後人者
不二之也自非徇爵則是貪財其舉不主於仁義故尤
之也非謂如率為嫡長先定庶少後生而當以為譏此
妾六不解也妾又聞父母之於子生與養其恩相半豈
包胎之氣重而長養之功輕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
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
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

極凡此所嘆皆養功也螟蛉之體化於蜾蠃班氏之族乳虎紀焉由此觀之乳哺之義參於造化也今率雖受四體於陶氏而成髮膚於妾身推燥居濕分肌損氣二十餘年已至成人豈言在名稱之間而忘成育之功此妾一疑也夫人道之親父子兄弟夫婦皆一體也其義父子手足也兄弟四體也夫婦判合也夫惟一體之親故曰兄弟之子猶己子故以相字也今更以一體之親擬族人之疎長養之實比出後之名此妾二疑也夫子

之於父母其情一也而有以父之尊厭母之親以父之故斷母之恩以父之命替母之禮其義安取蓋取尊父命也凡嫡庶不分惟君所立是君命制於臣也慈母如母生死勿怠是父命之行於子也妾之母率尊命則由羣之成言本義則嫡之猶子計恩則妾之懷抱三者若此而今棄之此妾之三疑也諸葛亮無子取兄瑾子喬為子喬本字仲慎及亮有子瞻以喬為嫡故改字伯松不以有瞻而遣喬也蓋以兄弟之子猶己子也陳壽云

喬卒之後諸葛恪被誅絶嗣亮既自有後遣喬子攀還嗣瑾祀明恪若不絶嗣則攀不得還亮近代之純賢瑾正達之士其兄弟行事如此必不陷子弟於不義而犯非禮於百代此妄四疑也春秋傳曰陳女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言為己子取而字之傳又曰為人後者為之子往而承之也取而字之者母也往而承之者子也在母母之仁也則螟蠃之育螟蛉在子子之義也則成人之後大宗也茍能别以為己子與為人後之子不

同文也則可與求禮情矣以義相況則宗猶父也父猶母也莊姜可得子戴嬀之子繫之於夫也兄弟之子可以為子繫之於祖也名例如此而論者弗尋此妄五疑也董仲舒一代純儒漢朝每有疑議未嘗不遣使者訪問以片言而折中焉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為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春秋之義父為子隱甲

宜匿乙詔不當坐夫異姓不相為後禮之明禁仲舒之博學豈闇其義哉蓋知有後者不鞠養鞠養者非後而世人不別此妄六疑也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能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以絶矣雖杖甲不應坐夫拾兒路旁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於不坐之條其為予奪不亦明乎今說者不達養子之義

唯亂稱為人後此妾七疑也漢代秦嘉早亡其妻徐淑乞子而養之淑亡後子還所生朝廷通儒移其鄉邑録淑所養子還繼秦氏之祀異姓尚不為嫌況兄弟之子此妾八疑也吳朝周逸博達古今逸本左氏之子為周氏所養周氏又自有子時人不達者亦譏逸逸敷陳古今故卒不復本姓識學者咸謂為當矣此妾九疑也為人後者止服所後而為本父服周一也女子適人降所生二也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三也諸侯之庶子不得

服其母四也庶子為王不敢服其母五也凡此五者皆制人情禮稱以義斷恩節文立焉率情立行者夷狄之道也患世人不能錯綜禮文表裏仁義亂於大倫故漢哀以諸侯嗣天子各還尊其私親以為得周公嚴父之義而不知其大悖國典夫未名之子死而不哭既名之後哭而不服三殤之差及至齊斬所禀所受其體一也而長幼異制等級若此又今世人生子往往有殺而不舉者君子不受不慈之責有司不行殺子之刑六親不

制五服之哀賓客不修弔問之禮豈不以其蠢爾初載
未夷於人乎生而殺之如此生而棄之受成長於他人
則追名曰本吾子也乃全責以父子之恩自同長養之
功此妄十疑也勑下太常廷尉禮律博士按舊典決處
上博士杜瑗議云夫所謂為人後者有先之名也言其
既没於以承之耳非並存之稱也率為嶠嗣則猶吾子
羣之平素言又惻至其為子道可謂備矣而猥欲同之
與為人後傷情棄義良可悼也昔趙武之生濟由程嬰

嬰死之日武為服喪三年夫異姓名義其猶若此況骨肉之親有顧復之恩而無終始之報凡于氏所據皆有明證議不可奪廷史陳序議令文無子而養人子以續亡者後於事役復除無迴避者聽之不得過一人令文養人子男後自有子男及閹人非親者皆別為戶按嶠自有纂率應別為戶尚書張闓議賀嶠妻于氏表與羣妻陶氏所稱不同陶辭嶠妻于氏無子夫羣命小息率為嶠嗣一年嶠妾張生纂故驃騎將軍顧榮謂羣嶠已

有男宜使率還問與為人後者不故司空賀循取從子
紘為子鞠養之恩皆如率循後有晚生子遣紘歸本率
今欲嶠即便見遣于表養率以為已子非謂為人後立
六義十疑以明為後不並存之稱生言長嫡死乃言後
存亡異名又云乞養人子而不以為後見於何經名不
虛立當有所附以古者無此事也今人養子皆以為後
于又云為人後者族人選支子為之嗣非謂如率為嫡
先定庶幼後生而以為識此乃正率宜去非所以明其

應留也且率以若子之輕義奪至親之重恩是不可之甚也于知禮無養子之文故欲因今世乞子之名而博引非類之物為喻謂養卒可得自然成子避其與後之譏乎丹陽尹臣謨議按于所陳雖煩辭博稱並非禮典正義可謂欲之而必為之辭者也臣按尚書閭議言辭清允析理精練難于之說要而合典上足以垂一代之式愚以為宜如閭議

異姓為後議 後漢 魏 晉 宋

後漢吳商異姓為後議曰或問以異姓為後然當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服也答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雖世人無後並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血之恩無絶道也異姓之義可同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同於女子之子從於母而服其外親令出為異姓作後之子其子亦當從於父母服之也父為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其昆弟之子父

雖服之大功於子尤無尊可加及其姊妹為父小功則子皆宜降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緦麻也范甯與謝安書稱無子而養人子者自謂同族之親豈施於異姓今世行之甚衆是為逆人倫昭穆之序違經典紹繼之義也

○魏時或為四孤論曰遇兵饑饉有賣子者有棄溝壑者有生而父母亡復無緦麻親其死必也者有俗人以五月生子妨忌之不舉者有家無兒收養教訓成人或語汝非此家兒禮異姓不為後於是便欲還本姓為可

然不博士田瓊謂曰雖異姓不相為後禮也家語曰絕嗣而後他人於理為非今此四孤非故廢其家祀既是必死之人他人收養以活且褒姒長養於褒便稱曰褒無常姓也其家若絕嗣可四時祀之於門戶外有子可以為後所謂神不歆非類也大理王朗議曰收捐拾棄不避寒暑且救垂絕之氣而肉必死之骨可謂仁過天地恩踰父子者也吾以為田議是矣徐幹曰祭所生之父母於門外不如左右邊特為立宮室別祭也

王修議曰當須分別此兒有識未有識

耳有識以往自知所生雖創更生之命受育養之慈枯骨復肉亡魂更存當以生活之恩報公嫗不得出所生而背恩情報生以死報施以力古之道也軍謀史于達叔議曰此四孤者非其父母不生非遇公嫗不濟既生既育由於二家棄本背恩實未之可子者父母之遺體乳哺成人公嫗之厚愛也棄絶天性之道而戴他族不為逆乎鄭伯惡姜氏誓而絶之君子以為不孝及其復為母子傳以為善今宜為子竭其筋力報於公嫗育養

之澤若終為報父在為母之服別立宮守而祭之畢已之年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今四子服報如母不亦宜乎愛敬哀戚報恵備矣崔凱喪制駁曰以為宜服齊衰周方之繼父同居者司徒廣陵陳矯字季弻本劉氏養於陳氏及其薨劉氏弟子疑所服以問王肅答曰昔陳司徒喪母諸儒陳其子無服甚失禮矣為外祖父母小功此以異姓而有服者豈不以母之所生反重於父之所生不亦左乎為人後者其婦為舅姑大功婦他人也猶為夫故父母降一

等祖至親也而可以無服乎推婦降一等則子孫宜依本親而降一等○晉太宰魯公賈充李郭二夫人有男皆夭充無嗣及充薨郭表充遺意以外甥韓謐為充子詔曰太宰尊勲不同常人自餘不得為比○宋庾蔚之曰四孤之父母不得存養其子豈不欲子之活推父母之情豈不欲與人為後而苟使其子不存耶如此則與父命後人亦何異既為其後何必戴其姓神不歆非類蓋舍已族而取他子之族為後若已族無所取而養他

人者生得養已之老死得奉其先祀神有靈化豈不嘉其功乎唯所養之父自有後而本宗絶嗣者便當還其本宗奉其宗祀服所養父母依繼父齊衰周若二家俱無後則宜停所養家依為人後服其本親例降一等有子以後其父未有後之間別立室以祀之是也

通典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八十八 史部

通典卷七十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三十 嘉十五

讀時令 後漢 魏 東晉 宋 北齊 大唐

後漢制太史每歲上其年歷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座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中以令置案上奉以先

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卮○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奏曰前後但見讀四時令至於服黄之時獨闕太史令高堂隆以為黄屬土也土旺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於火用事之末服黄三季則否其令則隨時不以土行為令也是以服黄無令斯則魏代不讀大暑令也○東晉成帝咸和五年有司奏讀秋令時侍中荀奕上議云武皇帝時光禄大夫華恒議以秋與夏盛暑常闕不讀令在春冬則不廢也夫先王所以順時讀令者蓋後天而奉天時正

服尊嚴之所重今比熱炎赫服章多闕請如恒議詔可

六年有司奏立夏日正服漸備祇述天和宜讀夏令奏

可○宋文帝元嘉六年讀時令三公郎中每讀皇帝臨

軒百僚備位多震悚失常儀唯孝武帝時劉勰明帝時

謝緯善於其事人主公卿並屬目稱嘆○北齊制立春

日皇帝服通天冠青介幘青紗袍佩蒼玉青帶青袴青

襪舄而受朝於太極殿西廂東向尚書令等坐定三公

郎中詣席跪讀時令訖典御酌卮酒置郎中前郎中拜

還席伏飲禮成而出立夏立秋則施御座於中楹南向
立冬如春東向各以其時之色服儀並如春禮〇大唐
貞觀十一年復修四時讀令武太后聖歷元年臘月制
每月一日於明堂行告朔之禮司禮博士辟閭仁諝奏
曰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唯禮記玉藻云天子
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
國今每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此則聽
朔之禮畢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而鄭玄注玉藻聽朔

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特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魏至今莫之用又按月令其帝太皞其神句芒者謂宣布時令告示下人其令詞云其帝其神耳所以為敬授之文欲使人奉其時而務其業每月有令故謂之月令非謂天子月朔日以祖配帝而祭告之其每月告朔者乃諸侯之禮也故春秋左氏傳魯侯既視朔遂登觀臺又鄭注論語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今王

者行之非所聞也按鄭玄所謂告其帝者即太皡等五人帝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官雖並功施於人列在祀典無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又按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為時無明堂故無告朔之禮則江都集禮貞觀顯慶二禮及祠令著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即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也此則無明堂而著其享祭何為告朔獨闕其文若以君有明堂即合告朔則周秦有明堂

而經典正文並無天子每月告朔臣博考載籍既無其禮請停每歲一月告朔之祭以正國經竊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奉而行之義也鳳閣侍郎王方慶奏議曰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於南郊總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頒於明堂諸侯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也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

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其實一也春秋魯文公六年閏十二月不告朔左氏傳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夫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正時也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廢其禮乎又按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於邦國閏月告朔王居門終月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是天子閏月而行告朔之事明矣每歲首元日通天宫受朝讀時令布政事此聽朔之禮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也又按

鄭玄云凡聽朔告其帝臣愚以為其告朔之時五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則靈威仰之神例以始祖配之人帝及神列在祀典亦於其月而享祭之自魯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欲去其羊孔子以羊存猶可識禮羊亡禮遂廢故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所以無告朔之事至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後漢董卓西移載籍湮滅告朔之禮於此而墜宋何承天禮論雖加編次於事則闕梁崔靈恩三禮義宗但

捃摭前儒因循故事又隋大業中煬帝令學士撰江都集禮只鈔撮禮論更無異文貞觀顯慶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葢為歷代不傳所以其文遂闕今若每月聽政於事亦煩孟月視朔恐不可廢從之開元十六年命太常少卿韋縚每月進月令一篇是後孟月朔日御宣政殿側置一榻東西置案令韋縚坐而讀之諸司官長亦升殿列坐聽焉歲除罷之乾元元年十二月丙寅立春御宣政殿命太常卿于休烈讀春令常參官五品以上正員並升殿與坐餘並具開元禮○議曰讀時令非

古制也自東漢始焉其後因而沿襲按太宰職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人觀之又春官太史頒告朔於邦國玉藻復云聽朔於南門之外並無讀時令故事而辟閭仁諝云元日受朝讀令此則聽朔禮畢合於玉藻之文王方慶雖有所駮大旨與仁諝不異皆臆說也凡言時者謂四時耳若正月之朔讀令則合云歲令何以謂之時邪其夏秋冬又何為不讀邪則辟閭輩誤矣

元正冬至受朝賀 朔望朝參及常朝日附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北齊 隋 大唐

漢高帝十月定秦遂為歲首七年長樂宮成制諸侯羣臣朝賀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庭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幟傳言趨殿下郎中夾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下陳西方東向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大行設九賓臚句傳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傳語告上為句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幟傳警引諸

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禮畢復置法酒文穎曰作酒法令也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抑屈首也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羣臣莫不振恐肅敬高帝初百度草創未有儀法羣臣爭功醉或叫呼拔劍起擊柱帝患之叔孫通說帝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以守成臣願採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帝曰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帝左右為綿蕞於野外習之參用先代之儀然往往襲秦月餘帝令試之曰吾能為此竟朝無敢諠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徐廣曰蕞音子外反以茅翦樹地為纂位標準為習肄處也春秋傳曰以置茅蕝音蕞子脱反置音志以致反至武帝雖

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常享會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決疑云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漢魏俱依其制正朝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為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獨斷曰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座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為興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古語曰御坐則起此之謂也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白虎通云有喪不朝吉凶不相干不奪孝子恩也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

並廢朝

○後漢歲首正月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朝賀及贄獻帝起居注舊典市長執鴈建安八年始令執雉百官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食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樂百官受賜宴享大作樂蔡質漢儀正月朝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百官各陪位朝賀百蠻朝貢畢屬郡計吏皆陛覲庭燎宗室諸劉親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既定上壽羣計吏中庭北面太官賜酒食西入東出御史四人執法殿下虎賁羽林張弓挾矢陛戟左右戎頭陪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位東南羽林虎賁將位東北五將位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散樂舍利獸從西方來戲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比目魚跳躍潄水作霧障日畢化為黄龍長八丈出水遨遊於庭炫耀又以絲繩繫兩

柱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相逢切肩不傾又蹋局出身藏形斗中鐘磬唱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黄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以次拜徹行出卑官在前尊官在後其德陽殿周旋容萬餘人陛高一丈文石作壇畫屋朱梁玉陛金柱刻鏤　○魏文帝受禪後修洛陽宫室權都許昌宫殿狹小元日於城南立氊殿青帷以為門設樂饗會後還洛陽依漢舊事其藩王不得朝覲明帝時有朝者由特恩不得為常○晉武帝咸寧中定儀先正月一日有司各宿設王公卿校便坐於端門外太樂鼓吹又宿設四廂樂於殿前夜漏未盡十刻羣臣集庭燎起上賀

謁報又賀皇后從雲龍中華門入謁詣東閤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羣司乗輿車百官及受贄郎下至計吏皆入詣階部立其次其階衛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奏羣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座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掌禮郎贊皇帝延王登大鴻臚跪贊藩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御座皇帝興王再拜皇帝坐復再拜跪

置璧御座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掌禮
郎贊皇帝延太尉等理禮郎引公特進匈奴南單于金
紫將軍當大鴻臚西中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
西皆北面伏鴻臚跪贊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
鴈雉再拜賀太常贊皇帝延公等登掌禮引公至金紫
將軍上殿當御座皇帝興皆再拜跪皇帝坐又再拜跪
置璧皮帛御座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
王公置璧成禮時大行令並贊殿下二千石以下同成

禮訖以贄授受贄郎郎以璧帛付謁者羔鴈雉付太常太樂令跪請奏雅樂樂以次作乘黄令乃出車皇帝罷入百官皆坐晝漏上水六刻諸蠻夷朝客以次入皆再拜訖御入後三刻又出鐘鼓作謁者僕射跪奏請羣臣上謁者引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謁者引王詣罇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座前王還自酌置位前謁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侍中云觴已上百官伏稱萬歲四廂樂作百官再拜

已飲又再拜謁者引王等還本位陛下者傳就席羣臣
皆跪諾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各於殿上上壽酒登歌樂
升太官令又行御酒御酒升階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
跪進御座前乃行百官酒太樂令跪奏奏登歌三終乃
降太官令跪請具御飯到階羣臣皆起太官令持羮跪
授司徒持飯跪授大司農尚食持案並授侍郎侍郎跪
進御座前羣臣就席太樂令跪奏食舉樂太官行百官
飯案徧食畢太樂令跪奏請進舞樂以次作鼓吹令又

前跪奏請以次進伎乃召諸郡計吏殿前授勅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請罷退鐘鼓作羣臣北面再拜出

未盡七刻謂之晨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會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黄帳外奏房中之歌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為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如有故不朝之歲各遣卿奉聘

○東晉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明始開殿門晝漏上水五刻皇帝乃出受賀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下王公上正朝元會設白獸罇於殿庭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罇飲酒

罇曰白獸罇蓋取於白虎形以名馬按禮記知

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自外來聞鍾聲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進曰爾飲曠何也蕢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為子卯大矣曠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公曰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公曰爾飲何也蕢曰蕢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也公曰寡人亦有過矣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無廢斯爵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白虎罇蓋杜舉之遺式 ○宋因晉制無所改易唯朝至十刻乃受朝賀升皇太子在三恪上○齊因之○梁元會之禮未明庭燎設文物充庭臺門闢禁衛皆嚴有司各從其事太階東置白獸罇羣臣

及諸蕃客並集各從其班而拜侍中奏中嚴王公卿尹各執珪璧入拜侍中乃奏外辦皇帝服衮冕乗輿以出侍中扶左常侍扶右黄門侍郎一人執曲直華蓋從至階降輿納舄升御座前施奉珪藉王公以下至阼階脱舄劒升殿席南奉贄珪璧禮畢下殿納舄佩劒詣本位主客郎徙珪璧於東廂帝興入徙御座於西壁下東向設皇太子王公以下位又奏中嚴皇帝服通天冠升御座王公上壽禮畢食食畢樂伎奏太官進御酒主書賦

黄甘逮二品以上尚書騶騎引計吏郡國各一人皆跪受詔侍中讀五條詔計吏更應諾訖令陳便宜者聽詣白獸罇以次還座宴樂罷皇帝乘輿以入皇太子朝則遠遊冠乘金輅鹵簿以行與會則劒履升座會訖先輿天監六年詔曰頃代以來元日朝畢次會羣臣則移就西壁下東向坐求之古義王者讌萬國唯應南面何更居東面於是御座南向以西方為上皇太子以下在北壁坐者悉西邊東向尚書令以下在南方者悉東邊西

向舊元日御座東向酒壺在東壁下御座既南向乃詔

壺於南欄下又詔元日受五等贄珪璧並量所付周捨

按周禮冢宰大朝覲贊玉幣尚書古之冢宰頃王者不

親撫玉則不復須冢宰贊助尋尚書主客曹郎冢宰隷

職今元日五等奠玉既竟請以主客郎受鄭玄注覲禮

云既受之後出付玉人於外漢時少府職掌珪璧請主

客受玉付少府掌帝從之又尚書僕射沈約議正會儀

注御出乘輿至太極殿前納舄升階尋路寢之設本是

人君居處不容自敬宮室按漢氏則乘小車升殿請自今元正及大公事御宜乘小輿至太極階仍乘板輿升殿制可○陳制先元會十日百官並習儀注令僕以下悉公服監之設庭燎街闕城上殿前皆嚴兵百官各設部伍而朝宮人皆於東堂隔綺疏而觀宮門既無籍外人但絳衣者亦得入觀是日上事人發白獸罇自餘亦多依梁禮云○北齊元正大饗百官一品以下流外九品以上與會一品以下正三品以上開國公侯伯散品

公侯及特命之官刺史並升殿從三品以下從九品以上及奉正使人比流外官者在階下勲品以下端門外侍中宣詔慰勞郡國使詔牘長一尺三寸廣一尺雌黃塗飾上寫詔書會日侍中依儀勞郡國計吏問刺史太守安否及穀價麥苗善惡人間疾苦又班五條詔書於州郡國使人寫以詔牘一板長二尺五寸廣一尺三寸寫詔書正會宣示使人歸以告刺史一曰政在正身愛人去殘賊擇良吏正決獄平徭役二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其勤率田桑無或煩擾三曰六極之人務加寬養必使生有以自救沒有以自終四曰長吏浮華奉客以求小譽逐末捨本政之所疾宜謹察之五曰人事意氣干亂奉公內外溷淆紀綱不設所宜糾劾侍中黃門宣詔勞諸郡國上計罷

○隋制正朝及冬至文物充庭

皇帝出西房即御座皇太子鹵簿至明陽門外入賀復詣皇后御殿拜賀訖還宮皇太子朝訖羣官客使入就位再拜上公一人詣西階解劍升賀降階帶劍復位而拜有司奏諸州表羣官在位者又拜而出皇帝入東房有司奏行事訖乃出西房坐定羣官入就位上壽訖上下俱拜皇帝舉酒上下舞蹈三稱萬歲太子與會則設座於御東南西向羣臣上壽畢入位解劍以升會訖先興○大唐開元八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冬至

一陽始生萬物潛動所以自古聖帝明王皆此日朝萬
國觀雲物禮之大者莫逾是時其日亦祀圓丘皆令攝
官行事質明既畢日出視朝國家以來更無改易縁修
新格將畢其日祀圓丘遂改用小冬日受朝若親拜南
郊受朝須改既令攝祭理不可移伏請改正從之因勅
自今以後冬至日受朝永為恒式至天寶三載十一月
五日甲子冬至勅伏以昊天上帝義在尊嚴恭惟祀典
每用冬至既於是日有事圓丘更受朝賀實深兢惕自

令以後冬至宜以次日受朝仍永為恒式又至六載十二月勅承前諸道差使賀正十二月早到或有先見或有不見其所賀正表但送省司又不同進因循日久於禮全乖自今以後應賀正使並取元日隨京官例序立便見通事舍人奏知其表直送四方館元日仗下後一時同進永泰元年十一月詔冬至令有司祭南郊後於含元殿受朝賀建中二年十一月勅宜以冬至日受朝賀初永徽五年十一月武后立羣臣命婦朝皇后舊儀冬至元日百官不於光順門朝賀皇后至乾元元年

張皇后遂行此禮禮儀使工部侍郎于休烈先奏曰據周禮有命夫命婦夫朝人主婦朝女君自永徽五年以則天為皇后始行此禮其日也命婦又朝光順門朝官命婦並入雜處殊為失禮有詔乃停永泰二年勅於宣政殿上會百官及命婦坐位太常博士袁利貞上疏曰伏以恩旨於宣政殿上兼設命婦坐位奏九部伎及散樂並從宣政門入臣以為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處象闕路門非倡優雜進之所今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使從東入散樂一色請停省若於三殿別設自可備極恩私從之改向麟德殿也

其尋常朝參

准貞觀十三年十月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奏天下太平萬機事簡請三日一臨朝詔許之至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太尉無忌等奏請視朝坐日高宗報曰朕初登大

位日夕孜孜猶恐壅滯衆務自今以後每日恒坐永徽元年十月五日勅京官文武五品依舊五日一參至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下詔來月一日太極殿受朝此後每五日一度太極殿視事朔望朝即爲恒式准元日令中書令讀諸方表神龍元年四月十四日初令文武官五品以上每朔望參日陞殿食貞元七年四月勅昔者聖賢觀法象因天地交會之序爲父子相見之儀沿習成風古今不易王者制事在於因人酌其情而用中順其俗

以為禮咸覲之儀既行父子之間資事之情豈隔君臣之際申恩卿士自我為初自今以後每年五月一日御宣政殿與文武百僚相見京官九品以上外官因朝參在京者並聽就列宜令所司即量定儀注頒示乃編禮式以著恒規其正至儀具開元禮武太后聖歷初鳳閣侍郎王方慶奏曰准令周喪大功未葬並不得朝賀仍終喪不得宴會比來百官不尊禮法不哀慘陪朝會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有虧實玷皇化伏請禁斷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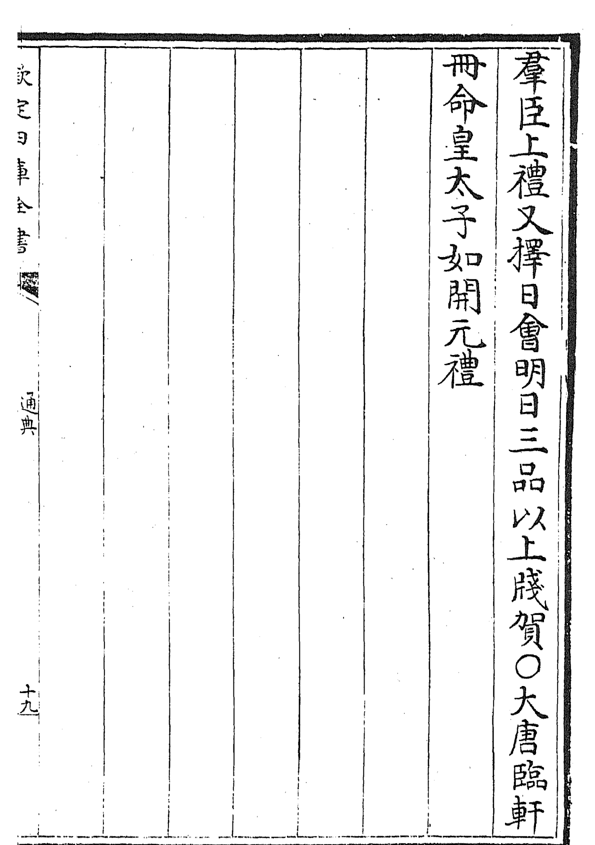
策拜皇太子

皇太子稱臣附 後漢 東晉 北齊 大唐

後漢制拜皇太子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御座殿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策書畢中常侍持太子璽綬太子再拜三稽首謁者贊曰皇太子臣某甲謁者稱制曰可三公升階上殿賀壽萬歲因大赦天下禮畢○東晉孝武帝泰元十二年臺符問皇太子既拜朝臣奉賀應上禮否國子博士車胤云百辟卿士咸與盛禮展敬拜伏不須復上禮唯方伯牧守不覲大禮自非酒牢貢羞無以載其款誠故宜有上禮亦如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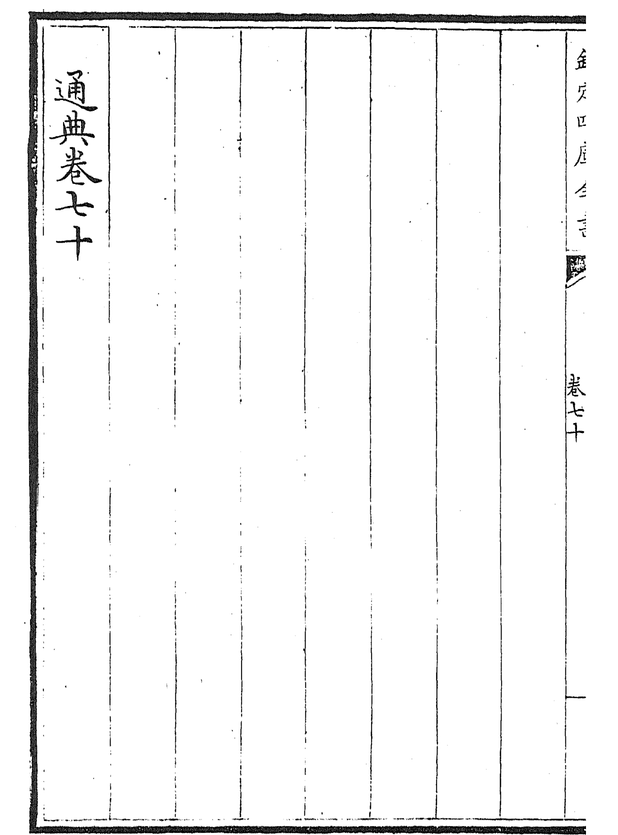
正大慶方伯莫不上禮朝臣奉璧而已太學博士庾弘之議按武帝咸寧中諸王新拜有司近臣諸王公主上禮今皇太子國之儲副既已崇建普天同慶謂應上禮奉賀按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新禮以太子既以子為名而又稱臣臣子兼稱於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摯虞以為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詔從之尚書符又問王公以下見皇太子儀及所制衣服車肩議朝臣宜朱衣褠幘拜敬太子答拜按經傳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祜牋慶太子稱叩頭此則

拜之證又大寧三年詔議其典尚書卞壼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其朱衣冠冕唯施天朝宜褠幘而已○北齊冊皇太子皇帝臨軒司徒為使司空副之太子服遠遊冠入至位使者入奉冊讀訖皇太子跪受冊於使者以授中庶子又受璽綬於尚書以授庶子稽首以出就冊使者持節至東宮宮臣内外官定列皇太子階東西面若幼則太師抱之主衣二人奉空頂幘服從以受冊明日拜章表於東宮殿庭中庶子中舍人乘軺車奉章詣闕堂謝擇日齋於崇正殿服冕乘安車謁廟擇日



羣臣上禮又擇日會明日三品以上牋賀○大唐臨軒

冊命皇太子如開元禮



通典卷七十